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 长期变动趋势

李 实^{1,2} 陈基平³

(1.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学 共享与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文章追溯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长期变动趋势, 分析了行业间增加值的分配和变动情况, 并对部门间和行业间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收入构成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先向居民倾斜, 随后向企业倾斜, 近年来居民收入份额有所回升, 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行业间分配失衡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 垄断行业获取了国民经济的大部分收益, 只提供不成比例的劳动报酬, 导致居民收入份额偏低。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偏低, 企业收入份额偏高, 尤其是金融业的收入份额快速扩张。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尚有提升空间, 未来在初次分配中, 应破除企业部门存在的垄断壁垒, 减少政府经济干预, 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 在再分配中, 需要加大税收政策调节力度, 控制金融部门收入过快增长, 并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减税降费, 保证居民收入份额稳定回升。

关键词: 国民收入分配; 劳动报酬份额; 垄断行业; 投入产出表

中图分类号: F0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3) 09-0050-13

引 言

收入分配包含两个含义, 一是国民收入分配, 主要指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关系, 被称为“大分配”; 二是居民收入分配或个人收入分配, 指居民或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 被称为“小分配”。二者之间有一定联系, “大分配”确定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小分配”是在居民收入份额既定的情况下, 发生在不同居民之间的分配过程和结果。也就是说, “大分配”的结果是“小分配”的前提, 对“小分配”的结果产生影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居民收入份额和劳动报酬份额及其变动是备受关注的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推动下, 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① 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居民收入份额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下降了 10 多个百分点, 国民收入分配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②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招标课题“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的研究”; 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专项项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新入职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 (XRZ2023065)。

作者简介: 李实,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 收入分配、公共政策、贫困、劳动力市场; 陈基平, 本文通讯作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收入分配、劳动经济学。

^① L. Karabarbounis, B.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9, No. 1, 2014, pp. 61–103.

^② 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2020年居民收入份额已回升至62%,劳动报酬份额也上升为52.7%。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略微改善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再延续以往的扩大态势,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6,较2008年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然而,收入分配格局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和居民收入差距偏高的事实。事实上,相较于同等发展程度的经济体,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仍然偏低,^①且居民收入差距“下降趋势”并不稳定,仍然处于高位徘徊阶段。^②

宏观分配关系理不顺,微观分配关系就处理不好,微观个体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受宏观分配关系的影响。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其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居民收入份额偏低导致消费需求和内需不足,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金融、房地产等垄断行业收入份额的上升使经济结构出现脱实向虚的问题,且拉大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本文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长期变动趋势,分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措施。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

已有研究对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企业和政府的份额做了测度,不过测度的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来看,更合适的测量方式是使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投入产出表和资金流量表来进行估算,但投入产出表主要在二、七年份编制,而资金流量表缺乏行业信息,二者均存在信息不完整的问题。为了完整呈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将投入产出表和资金流量表中的信息相结合进行分析,使用资金流量表测度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并使用投入产出表分析行业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1.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变化特点

1978—2020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特点,反映了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结构演变、企业改制、财政体制改革等重大体制变革带来的影响。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分配关系上出现了分配利益的失衡、调整、再失衡、再调整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初次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等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从根本上解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分配利益失衡,需要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

(1) 1978—1991年:居民收入份额上升,企业收入份额下降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特点是居民收入份额明显上升,企业收入份额明显下降。按照历史资料的统计口径,1978年,居民收入份额占比为51.6%,随后逐年上升,截至1991年,居民收入份额达到67.5%,而企业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27.7%下降到1991年的11.5%(见图1)。政府收入份额在这一时期先上升后下降,但总体变化不大。虽然居民收入份额上升的原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在这期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增加,使城镇职工工资迅速提高;又如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农村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③这些改革措施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居民倾斜,居民收入份额逐年提高。总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长期处于不合理的偏低水平,居民收入份额被压低,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

① 周慧、岳希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国际比较》,《国际税收》2019年第10期。

② 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4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

③ 李扬:《收入功能分配的调整:对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现象的思考》,《经济研究》1992年第7期。

态。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和城市都引入了一些提高农民和城市职工收入的激励机制，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收入份额因此随之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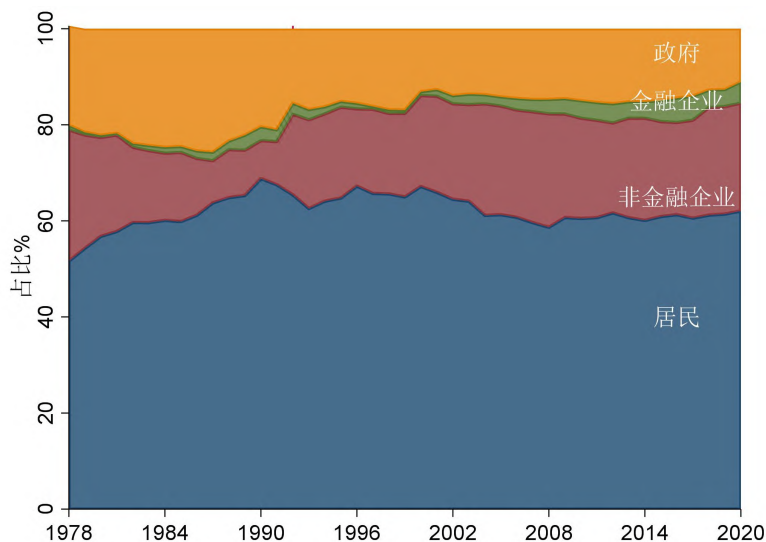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1978—20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仅公布了1992年之后的资金流量表信息，1992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史年份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说明（1978—1992年）》^①，1992年之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2》表3-17和表3-18。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资金流量表进行了修订，1992年之后数据均为修订后数据。

(2) 1992—2008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企业收入份额上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出现了大幅下滑，企业收入份额迅速上升。按照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修订后的统计口径，1992—2008年，我国企业收入份额从19.1%上升为26.6%，而居民收入份额从65.4%下滑到58.7%。在这一段时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和企业收入份额上升有多重因素影响。首先，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经济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国有企业改制和私营经济比重提高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劳动报酬份额，从而降低了居民收入份额。^②其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变迁，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也起到了降低居民收入份额的作用。^③再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城务工，成为在城市工作的庞大农民工群体，但农民工的工资长期被压低在较低水平，导致工人的劳动报酬增长和经济发展不同步，也造成了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偏低。^④除此之外，这段时间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市场垄断等因素也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⑤

在这段时间内，不仅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下降，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曾在2008年上升到0.491的历史高位，城乡收入比值也上升到了3.1倍，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都出现失衡。收入分配问题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焦点。^⑥为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居民收入差距，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开始进入新阶段。

① 周慧、岳希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国际比较》，《国际税收》2019年第10期。

②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③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④ 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⑤ 黄先海、徐圣：《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⑥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

(3) 2009 年至今：居民收入份额回升，金融企业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份额开始回升，金融企业收入份额迅速提高。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份额从 2008 年的 58.7% 回升为 2020 年的 62%。居民收入份额的新变化有多种因素：从需求端看，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一段时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大，房地产市场迅速崛起，使劳动力市场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众多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从而使居民收入份额逐步回升。^① 从供给端看，进入 21 世纪之后，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匮乏，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显著变化，劳动议价能力的提高使劳动收入占比开始提高。^②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过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因为第二产业受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主导，而近年来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呈现劳动偏向型，由此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上升。^③ 还有一些研究从产业和就业结构等角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回升进行了解释。^④

由于劳动收入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联系紧密，因此考察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研究自然也就给出了居民收入份额上升的理由。然而，从国民收入分配来看，在居民、企业、政府三者分配关系中，相关研究很少注意金融企业收入份额逐渐提高的趋势。已有研究很少区分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而是将两者合并加总作为企业部门，但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益和资本收益明显不同。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后，非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益下滑，金融企业迅速扩张。数据显示，2008—2020 年，非金融企业收入份额从 23.6% 下降为 22.5%，金融企业收入份额从 3% 上升为 4.4%。综合来看，2008 年之后，企业收入份额似乎没有明显变化，但经济结构开始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在居民收入份额上升，企业收入份额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我国政府收入份额出现下降，2008 年政府收入份额为 14.7%，2020 年下降为 11.1%。

2. 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变动趋势

初次分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在初次分配基础上，政府还会通过税收、社会保险缴费或福利等转移支付项目，在部门间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形成再分配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种分配格局反映了政府的再分配能力，而且再分配后的三部门可支配收入更能反映各自的实际支付能力，因而分析再分配后的收入分配格局十分重要。数据显示，三部门的再分配变动趋势与初次分配的变动趋势基本类似：1992 年以前，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上升，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1992—2008 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大幅下降，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迅速上升；2008 年以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逐步回升，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略微下降。从图 2 可见，进入 21 世纪以来，金融企业的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非金融企业的收入份额在 21 世纪初也呈上升趋势，但在 2008 年之后则相对稳定。

近年来，虽然政府收入份额略微下降，但比较再分配前后，经过再分配后国民收入仍有向政府倾斜的趋势。在 2000 年以前，经过再分配，居民收入份额占比上升，表明再分配有利于居民收入份额的增加，但 2000 年以后，再分配却使居民收入份额有所下降，同样，企业部门经过再分配后收入份额也下降，只有政府部门的收入份额在再分配后有所上升。如图 2 所示，1991 年，经过再分配，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仅增加了 1.9%，而在 2008 年增加了 5.3%，2020 年增加的份额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增加了 3.8%。一般来看，政府通过再分配从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获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民生支出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一部分用作政府行政费用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但从居民部门的角

① 李实、李婷：《对国民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判断》，载李实、罗楚亮编：《国民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5 页。

② 柏培文、杨志才：《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管理世界》2019 年第 5 期。

③ 王林辉、袁礼：《有偏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1 期。

④ 蓝嘉俊、方颖、马天平：《就业结构、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9 年第 6 期。

度来看,从2000年起并没有从再分配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增加,因此,居民部门向政府贡献的收入要大于从政府获得的收益。而且,政府部门通过再分配后收入份额不断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以更大幅度增加,造成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拉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也降低了居民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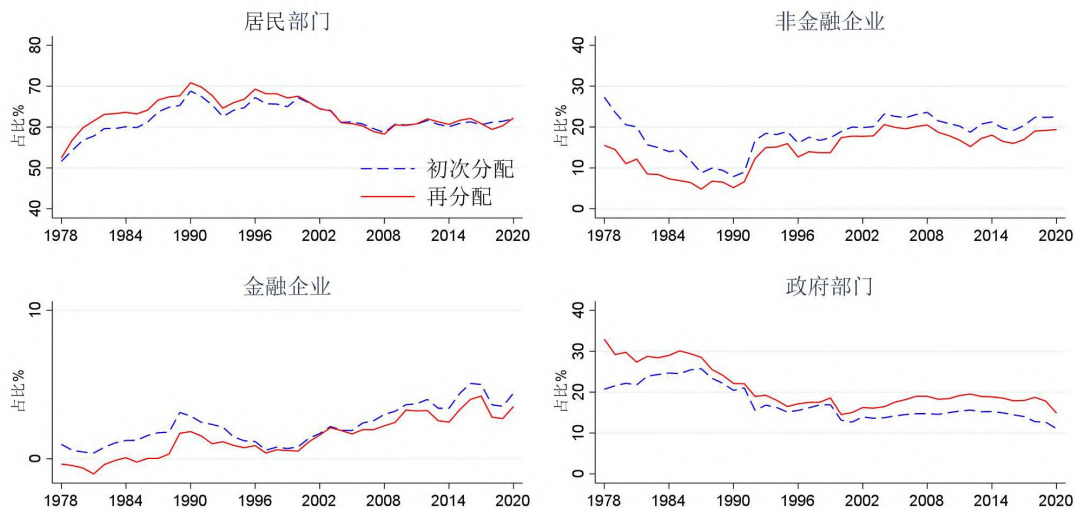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1978—202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仅公布了1992年之后的资金流量表信息,1992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历史年份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说明(1978—1992年)》^①,1992年之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2》表3-17和表3-18。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资金流量表进行了修订,1992年之后数据均为修订后数据。

二、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特点

前文的分析是建立在资金流量表给出的数据基础上,分析结果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长期变化趋势。然而,资金流量表只能分析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间的分配状况,无法进一步分析其背后原因。从三个阶段的变化趋势来看,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导因素是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份额,也就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因而工资决定机制和企业利润留存是分配格局变动的主要原因。下文使用投入产出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在行业间的分配及其变动趋势,通过比较劳动报酬和企业盈余来探讨行业分配格局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之间的关系,为观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特点提供新视角。

1. 行业工资差距保持高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各行各业经济快速增长。然而,不同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并不同步,出现了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并存的局面,造成行业间工资差距悬殊。图3左图展示了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变动趋势,1978—2006年,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的平均工资的比值不断上升,2006年达到4.7倍。在这一段时间,高工资行业的工资增速较快,最高工资行业平均工资与所有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从1.4倍上升到2.1倍,而最低工资行业平均工资与所有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则相对平稳。2017年后,高工资行业的工资增速有所反弹,与最低工资行业的工资极差又出现扩大趋势。

^① 周慧、岳希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国际比较》,《国际税收》2019年第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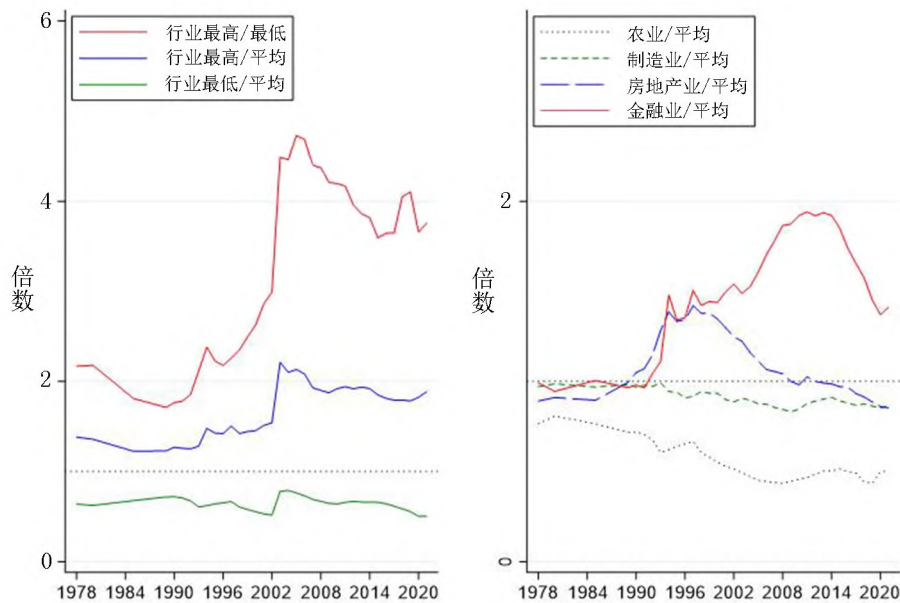


图3 行业工资差距的变化描述：1978—2020

数据来源：2003年前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3年后统计局公布的行业分类发生了一些变化，行业分类更细，因此2003年出现了一个凸起。2003年及之后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22》表4-12，图中数据经作者计算所得。

理论上讲，如果市场完全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各行各业自由进入和退出，会让行业工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但实际上行业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并长期保持高位水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存在。图3中右图显示了几个典型行业平均工资的变动趋势。20世纪90年代前，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差距并不明显，它们的平均工资水平甚至低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此后，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工资开始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明显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尤其是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到2016年比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高出近1倍。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率一直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到2020年，制造业平均工资不足社会平均工资的90%。除金融业外，还有一些垄断行业也出现了工资快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一些资源垄断性行业和处于产业链上端的行业，过快增长的工资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垄断利润的分享。由于垄断行业大部分属于产业链上端，它们依靠行政垄断获取了大量垄断利润，其中一部分分享给行业员工，带来行业内工资的过快增长。竞争行业大部分属于产业链下端，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职工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①，工人获得的劳动报酬因此也偏低。这种分配格局使竞争行业的劳动力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对劳动报酬份额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2. 经济结构出现“脱实向虚”

垄断与竞争行业的工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两类行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不同，下文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投入产出表按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统计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增加值构成，本文将各分项做行业加总得到各分项的合计值，考察劳动报酬和企业营业盈余在行业间的分配情况。表1呈现了202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配情况，金融和

^① 刘瑞明、石磊：《上游垄断、非对称竞争与社会福利——兼论大中型国有企业利润的性质》，《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房地产业营业盈余占比最高,占总体盈余的35.9%,但其增加值仅占总体的15.8%,劳动报酬仅占7.7%。^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服务业的营业盈余占有所有行业营业盈余的比例仅为2.2%,但其增加值占比为17.6%,劳动报酬占比高达26%。由此可以看出,资本密集型的垄断行业,如金融和房地产业为国民收入贡献的增加值与其利润严重不成比例,营业盈余占比很高,劳动报酬占比很低,但因为就业岗位少,因此平均工资很高。劳动密集型的竞争行业,如服务行业和制造业贡献了较多增加值,但营业盈余(利润)占比低,此类行业提供就业岗位多,平均工资较低。这种分配模式解释了垄断与竞争行业工资差距偏高和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现象。

从政府得到的生产税净额来看,一些资本密集型行业缴纳给政府的生产税净额比例明显低于其增加值,例如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生产税净额占比只有1.5%,而增加值占比为4.4%,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占比为13.9%,但生产税净额占比高达11.6%。因此,各行业面临的税收负担也存在差异,在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和企业收入份额偏高的情况下,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承担了较高的税负,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反而承担了较低的税负。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提高总体劳动报酬份额,应该适当降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税负。

表1 投入产出表部分行业分配情况(2020)

2020 行业间分配	增加值合计	劳动者报酬	固定资产折旧	生产税净额	营业盈余
金融和房地产	15.80	7.70	7.07	23.01	35.88
机械设备制造业	7.01	5.66	6.60	8.45	9.63
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	13.88	14.17	21.16	11.60	9.63
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	4.63	2.40	4.64	12.05	6.74
金属产品制造业	3.97	2.49	4.61	5.37	6.22
建筑业	7.08	8.87	1.84	10.95	5.05
运输、信息与计算机服务业	4.41	3.91	8.41	1.46	4.10
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	3.02	1.74	2.03	9.26	4.1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27	1.42	2.41	2.62	3.89
采矿业	2.96	1.95	3.37	8.98	2.69
木材加工、家具、造纸印刷业	1.59	1.33	1.56	1.31	2.24
其他服务业	17.63	26.02	21.33	4.29	2.20
其他制造业	0.95	0.48	0.45	1.50	2.07
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	1.42	1.47	1.14	0.12	1.95
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54	1.46	7.31	2.63	1.92
农、林、牧、渔业	8.08	15.51	1.53	-5.08	0.9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2.77	3.42	4.53	1.49	0.74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表3-23:2020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17×17产品部门),以上数据均为四舍五入后保留两位小数的结果。

从行业间的分配变化来看,近年来,我国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制造业逐渐萎缩,经济结构呈现脱实向虚的变化。图4将表1中的17个行业统一分类为农业、工业制造业、金融和房地产业以及其他服务业共4类^②,考察了各行业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占总体比重的变

^① 2020年投入产出表将“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合并统计为“金融和房地产业”,2017年及以前“金融”和“房地产业”分开统计,根据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金融行业增加值占总体7.3%,营业盈余占总体盈余比重为18.1%,劳动报酬为4.3%;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总体7.4%,营业盈余占总体盈余比重为6.1%,劳动报酬为3.8%。

^② 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统一为“金融和房地产业”,将“建筑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其他服务业”统一为“其他服务业”,将“农、林、牧、渔业”统一归类为“农业”,其他行业统一为“工业制造业”。

化情况。从中可发现，在劳动报酬方面，农业和制造业贡献的劳动报酬比重逐渐下滑，而其他服务业贡献的劳动报酬比重逐渐上升，金融和房地产业贡献的劳动报酬比重基本不变。在营业盈余方面，农业和制造业的营业盈余比重逐渐下滑，其他服务业的营业盈余比重先上升后下滑，而金融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比重却不断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从2000年占总体的7%上升到2020年的35%。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盈余比重逐步下降，而金融和房地产的盈余比重迅速扩大，经济结构呈现较明显的脱实向虚趋势。由于这两个行业具有“行政垄断”的特质，不仅会降低总体劳动报酬份额，还会扩大行业间工资差距，对经济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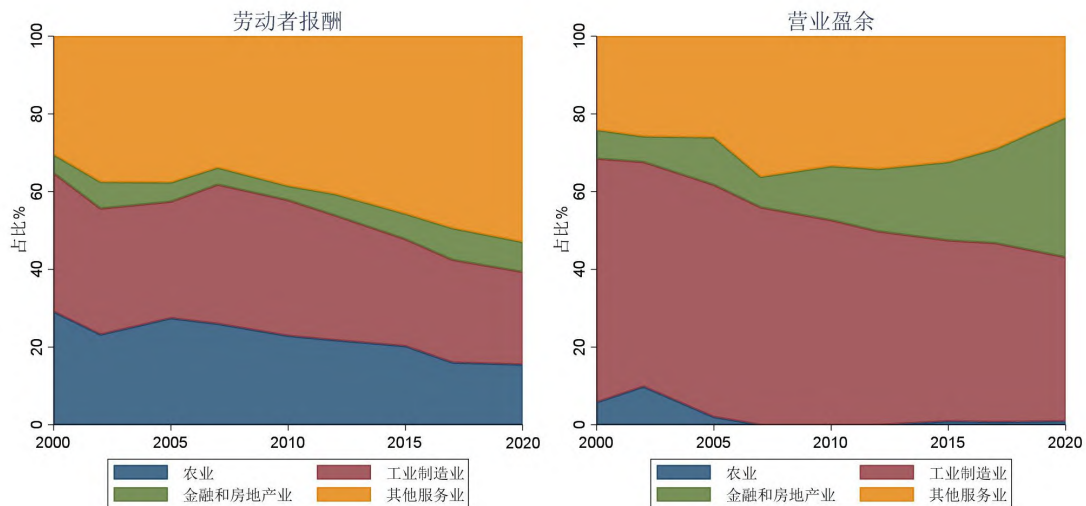


图4 行业间的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变化：2000—2020

数据来源：由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整理所得，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1997年之后的投入产出表分行业数据，并且每隔0、2、5、7数字的年份更新数据，金融和房地产只有2000年后才有数据。下同。

3. 金融资本深化加速

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一方面受到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企业内部资本深化的影响。^①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资本深化是必然趋势。那么，企业内部资本深化会给劳动报酬份额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各行业内部增加值构成的变动趋势。图5显示，我国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劳动报酬份额呈波动下降的趋势，2000年，金融和房地产业内部的劳动报酬份额为37%，而到2020年下降为25%。其他服务业的劳动报酬份额稳定在60%左右，制造业的劳动报酬份额保持在40%到50%。农业的劳动报酬份额一直高于80%，目前为100%，说明生产活动已经严格依赖补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金融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盈余占比在此期间大幅提高，2000年，金融和房地产业只有18%的营业盈余，而到2020年上升到55%。制造业的营业盈余保持在30%，其他服务业的营业盈余占比下降到10%，农业已长期处于不盈利的边缘状态。总之，从行业内部分配看，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劳动报酬份额明显下降，营业盈余比重不断提高，由于金融和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这种“资本深化”趋势将进一步降低整体劳动报酬份额。

长期处于高位的行业工资差距，以及垄断与竞争行业并存的“非对称竞争”格局，反映了垄断行业对我国国民收入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之深。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关注不完善市场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垄断行业或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市场力量，只雇佣较少的劳动力

^① 文雁兵、陆雪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机制分析——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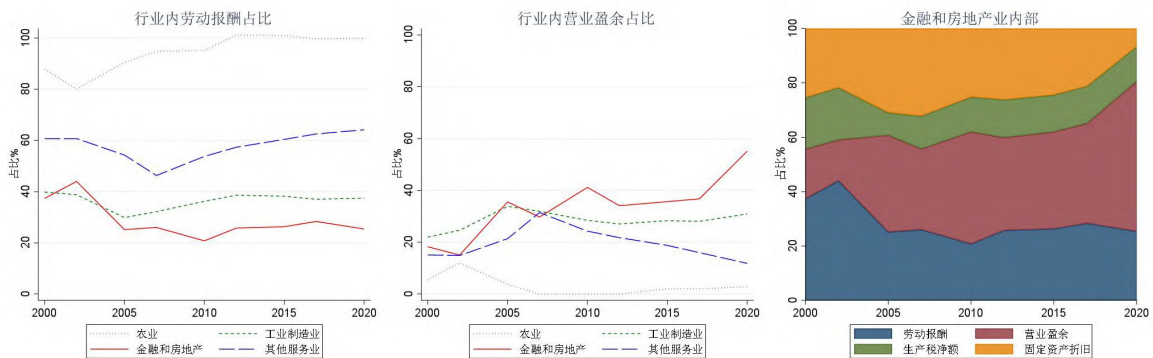


图5 行业内的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变化：2000—2020

获得超额垄断利润，降低了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份额。^①此外，垄断也会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发现，我国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50%以上是不合理的^②，而且行业垄断只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增长，对其他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没有影响，行业垄断和国有企业的结合是造成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③这些经验分析结果说明，减少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因素对改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

从全球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多国家其实都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但不同国家的变化特征有所不同。^④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特点是劳动报酬份额小幅下降，而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而以法国和德国为主的“莱茵模式”，特点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下降，居民收入差距保持稳定或小幅扩大。中国的表现与前两种模式都不相同，劳动收入份额和居民收入差距同时出现阶段性变动，并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⑤为考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具体特点，下文使用OECD数据库中的国民收入账户信息对部分国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国际比较。

1. 部门间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

按照SNA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OECD数据库编制了67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账户信息，并根据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进行了划分。我国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也遵循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如表2所示，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收入占比为62%，而美国居民收入占比高达81%，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占比也多在65%以上，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巴西的居民收入占比也高于我国。在众多国家中，只有北欧国家的居民收入占比略低于我国，而北欧国家作为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尽管居民收入占比低，但政府提供了几乎无偿的社保体系和公共服务，居民无需为医疗、教育等花费巨额开支。由表2还可见，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经过再分配，居民收入份额下降而政府收入份额上升，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通过税收提高了政府收入份额，这些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支出，因此居民收入份额虽然下降，但政府填补了居民的刚性支

① S. Barkai, “Declining Labor and Capital Shar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75, No. 5, 2020, pp. 2421–2463.

② 岳希明、李实、史泰丽：《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③ 叶林祥、李实、罗楚亮：《行业垄断、所有制与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4期。

④ L. Karabarbounis, B.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9, No. 1, 2014, pp. 61–103.

⑤ 周明海、姚先国：《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的内在联系：模式比较与理论构建》，《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9期。

出,这种模式和北欧国家类似,和我国则有所不同。我国经过再分配后政府收入份额也有所增加,但政府收入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相对不足。^① 总体而言,如果将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换算为居民收入,北欧国家的居民从国民收入中分享到的份额实际上更大。

如表 2 所示,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偏低主要是因为企业收入占比太高。在初次分配中,我国企业部门占 27%,是表 2 中企业收入占比最高的国家,而美国这一比例只有 14%,大部分国家都在 20% 以下。即便是再分配后,我国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也只下降到 23%,这个比值与表 2 中的国家相比仍然较高,美国这一比值只有 12%,巴西这一比值为 13%,且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收入份额在这些国家中均较高。值得注意,在初次分配中,我国金融企业的收入份额最高,可能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要素扭曲现象较严重。总之,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偏低,而企业收入份额偏高,说明在劳资分配关系中,我国劳动者处于较弱势的地位。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国企业部门中包括一定比例的国有企业,如果将他们创造的增加值划拨出来计算在政府部门,企业收入份额将会下降,而政府收入份额将会提高。^②

表 2 部门间国民收入分配的国际比较

年份		初次分配				再分配			
		居民部门	非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	政府部门	居民部门	非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	政府部门
中国大陆	2020	62.04	22.46	4.43	11.08	62.21	19.40	3.52	14.87
美国	2021	80.59	11.74	2.67	4.99	81.79	10.30	2.03	5.88
英国	2021	75.69	12.86	2.12	9.34	66.36	10.48	4.08	19.08
德国	2021	71.63	17.93	0.87	9.57	60.21	15.22	2.32	22.26
巴西	2020	67.71	14.46	3.84	13.99	76.53	9.89	3.39	10.19
法国	2021	66.99	16.32	1.29	15.41	62.87	14.05	0.64	22.44
丹麦	2021	60.43	20.50	3.43	15.63	45.57	16.86	7.23	31.33
瑞典	2021	55.65	19.27	2.37	22.70	47.21	15.83	6.31	30.65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SNA2008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022 版。篇幅有限,本文只列出了部分国家。

2. 劳动报酬份额与居民的收入构成

根据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收入构成,图 6 考察了居民劳动报酬和居民财产收入与 GDP 比值的变动趋势。如图 6 所示,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趋势和居民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类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而财产收入占比变动不明显,说明我国居民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主要由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主导。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均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在 2008 年以后开始逐步回升,和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值得注意,虽然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和其他国家相差不多,但财产性收入占比长期较低,这从侧面说明,我国居民收入份额长期偏低和财产收入增长缓慢也有一定关系。

我国居民收入份额偏低不仅和国民收入分配有关,还和居民收入来源不足有关。根据 SNA2008 年资金流量表的编制规则,住户部门收入由雇员报酬、经营留存、财产性净收入三部分构成。表 3 比较了 OECD 数据库中多个国家的住户收入构成,能够发现,我国居民收入中雇员报酬高达 85%,高于其他国家,而我国财产性收入占比只有 7.9%,明显低于美国的 16.7%,也低于巴西的 15.8%。但应该注意,国际统计口径使用的“雇员报酬”(compensation of employee)和通常所说的劳动报酬不同,因为前者只包括雇员的劳动收入,不包括雇主的劳动收入(尤其是个体户业主)。发达国家自营就业比重较低^③,但我国自营就业规模较大,2019 年我国个体户就业人数为 1.7 亿人,占总体就业人

① 安体富:《民生财政: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转折》,《地方财政研究》2008 年第 5 期。

② 周慧、岳希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与国际比较》,《国际税收》2019 年第 10 期。

③ D. Gollin,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0, No. 2, 2002, pp. 458-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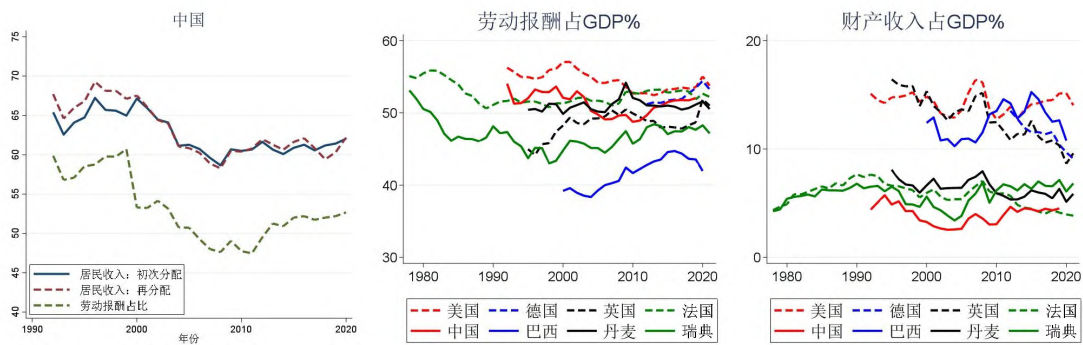


图6 居民收入构成变动的国际比较：1978—2020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数比重的 23.6%，超过 1/5。^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住户部门收入构成中的劳动收入比重比雇员报酬更高。因此，对我国来说，提高居民收入不仅需要提高劳动报酬，还应该拓宽居民的收入来源，尤其是要考虑宏观政策对居民财产收入的影响，否则过度单一的收入来源很难对抗风险冲击，也不利于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表3 住户部门收入构成的国际比较

居民收入构成	数据年	雇员报酬%	经营留存%	财产收入%
中国大陆	2020	84.90	7.23	7.87
瑞典	2021	80.59	7.31	12.10
丹麦	2021	79.56	11.14	9.29
法国	2021	75.05	19.39	5.56
德国	2021	71.24	16.46	12.30
英国	2021	66.42	20.92	12.66
美国	2021	62.78	20.51	16.72
巴西	2020	60.75	23.45	15.80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SNA2008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022 版。

3. 行业间分配的国际比较

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特征表现为金融企业收入份额迅速上升，国民经济结构中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迅速扩张。为了分析这是我国特有现象还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下文使用 OECD STAN 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表信息，考察各国行业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在 OECD STAN 数据库中，行业按照《经济活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 4 版》(ISIC-Rev. 4) 进行分类，为了横向比较，并和前文分析思路一致，本文比照我国 2017 年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将所有行业门类统一划分为“农业”“工业制造业”“金融和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四类，重点考察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分配情况。

OECD STAN 数据库中的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本文选择美国、法国和瑞典进行对比。如图 7 所示，3 个国家内部营业盈余分配有所不同，美国国民收入中大量营业盈余分配给金融和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的盈余占比较少，制造业的盈余占比偏低。法国国民收入中金融和房地产业盈余占比略低于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占比更低；瑞典国民收入中金融和房地产业占比略高于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占比比较高。从数值来看，我国国民收入中金融和房地产业的盈余占比为 35.9%，低于这三个国家，但我国金融和房地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比只有 15.7%，创造的劳动报酬占比只有 7.7%，而美国金融和房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地产业创造的增加值为 32.5%，创造的劳动报酬占比为 23.2%。因此和其他国家对比来看，我国的金融房地产业仍然存在盈余过于“丰厚”，而增加值和劳动报酬贡献不足的现象。

从变化趋势来看，自 1997 年以来，3 个国家金融和房地产业的盈余占比相对稳定，并未出现金融房地产业盈余占比迅速扩张的现象。图 8 还考察了 3 个国家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内的增加值构成，能够看到，自 1997 年以来，美国和法国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内的盈余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瑞典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内的盈余比重有所缩小，且 3 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内部的劳动报酬份额在增加。这一点与我国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内部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盈余比重上升的趋势截然不同。综上可知，相对其他国家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动趋势，我国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迅速扩张，而且行业内的劳动报酬份额显著下降、盈余比重迅速上升是一个较特殊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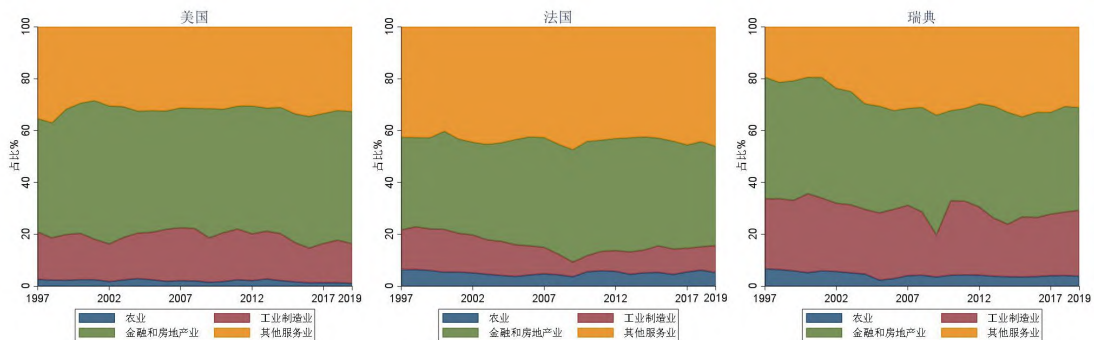


图 7 营业盈余在行业间分配的国际比较：1997—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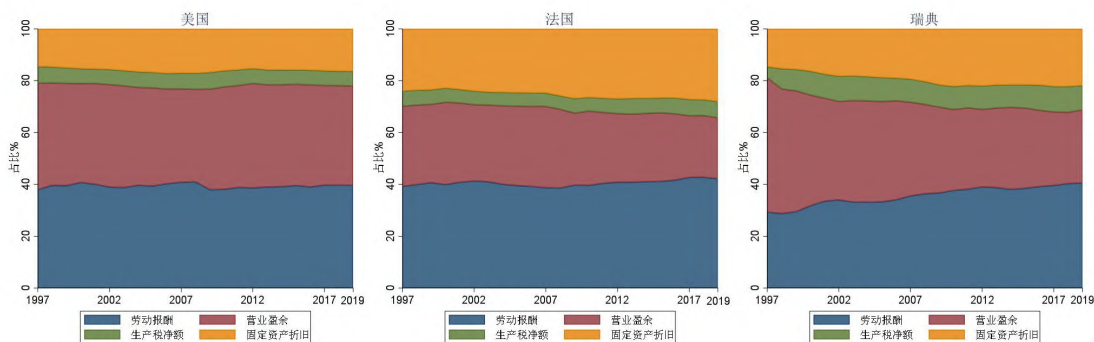


图 8 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内分配的国际比较：1997—2019

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为了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首先，应该规范居民、企业、政府间的关系，在初次分配中着力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其次，在再分配中加强政府的调节功能，增加资本税，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更好的社会保障；最后，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破除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垄断壁垒，缩小行业间的工资差距，使国民收入在部门间和行业间的分配更加合理和公平。

1. 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能否按其贡献获得相应报酬。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生产要素市场扭曲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市场上的城乡和区域分割，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形成制度阻碍，造成就业机会和工资不平等；资本市场上金融行业存在垄断，金融机构依靠高额的存贷差获取大量超额利润，并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区别对待，造成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居民财产收入增长缓慢；土地市场上因为土地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土地资源依靠行政化配置，使土地资源错配和收益不均。总之，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尤为迫切，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那么参与国民经济的要素主体就无法得到合理报酬，最终造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改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需要改革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制度，努力建立一个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一个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和公平竞争的资本市场，一个产权更加明晰、权益分配更加公平的土地市场。在完善生产要素市场之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2. 加强垄断行业监管

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中，我国企业收入占比偏高，原因在于一些垄断行业获取了大量利润。尤其是一些行业依托行政管制，限制竞争者进入，占领了大量市场份额和盈余，利润只分享给少部分既得利益者，而一些竞争行业只有微薄盈余。这种格局导致行业工资差距较大、劳动报酬份额和居民收入份额偏低。虽然垄断行业的问题一直颇受关注，但改革措施迟迟没有出台，垄断行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甚至有增加趋势。例如，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金融企业收入份额快速上升，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迅速扩张，造成经济结构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垄断不仅影响经济效率，且影响分配公平。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需要加强垄断行业监管，平衡垄断行为本身和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避免以安全为由，行垄断之实。对自然垄断要加大资源税和分红上缴比例，准确评估各种类型垄断，逐步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增加市场活力，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市场环境。

3. 进一步完善再分配政策

近年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的趋势比较明显，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从居民的福祉来看，再分配后，政府收入份额的增加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收入的使用方向和具体用途。如果再分配后政府获取更多的收入用于民生支出，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社会保障，减少了居民的刚性支出，居民的实际福祉会因此提高。如果政府收入提高并未为居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而是替代市场和企业干预经济，那么其带来的后果不仅不利于提升居民福祉，还会影响经济效率。因此，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确保政府提高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政府收入增加之时，确保税收来源的公平与合理，在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情形下，提高资本税收，降低劳动税负；确保税收体制的累进性，在确保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调节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

责任编辑：刘雅君